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一

僭偽部三

勲代

非嘗之績待豪傑而後成不世之才因艱虞而斯顯莫不心大
義以立節上忠本朝掃群兇而戡難外勤遠略於是多士慕響
四遠嚮風用能赫然奮庸光於當世使其念德不怠居安思危
知乎天不可逃盈難久恃收邪謀於改物頓禍心於問罪考存
亡之至數審邪正之大倫則康定之功參伊周而論德忠厚之
節亘鍾鼎以垂芳者矣此之不為亡於何有觀其適變之略制
勝之謀寧前智而後愚固百慮而一致蓋善惡詭趣安危異效
其故何哉逆順之勢殊而億兆之心異也

前涼張軌初為晉散騎常侍欲求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
惠帝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縱
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
配陰充氾瑗陰澹為股肱謀王永興中鮮若羅拔能皆為寇軌
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
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懷帝永嘉初會東
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裔言於軌曰今
韓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仗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
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氾瑗
率衆二萬討之先遣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逼
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絡

繹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為上卿若單馬軍
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
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
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為西平太守圖為輔車之勢別遣
晁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
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
以代之龕乃止更以待中爰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
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摸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
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梁州刺史越志在
涼州遂托病歸河南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趨佩移檄廢
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越令曰吾在州八年

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
歛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
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
詣豁將老歸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踰折嶺檄排閣入諫曰
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
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
太守張璠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克國盡忠而
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所鑒也順陽之思劉陶守關二十
人刺史之蒞巨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
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
猾憂不宜搔動一方尋以子寔為中督護率兵討鎮遣其外甥

大府主簿令狐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
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
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輸
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留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急連
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
依摸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以下命寔率伊負宋
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
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晃距戰于黃陂寔詭道出浩豐戰于破
羌軌斬祛及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閔送儀兵五千及郡國秀孝
貢計噐甲方物歸于京師

張寔初仕晉為議郎及還姑臧以討曹祛初封建武亭侯進爵

福祿縣侯累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父軌卒州人推寔攝位
愍帝因下策書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寔
遣都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
曜逼長安寔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
軍事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大府司馬韓璞滅寇將
軍由齊撫戎將軍張閭前鋒都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
討虜將軍陳安故大守賈騫隴西大守吳紹合統群兵為璞等
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異以和
親為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間
達孤耳也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璞與張閭夾擊大敗之會愍
帝計問至南陽王保鎮上邽自稱晉王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
儀同三司增邑二千戶俄而保為陳安所叛氏羌皆應之保窘
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縣
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教赴之
而安退會保為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以其宗室之望
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實禦之也會
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由是恃險遠頗自驕恣弟張
茂嗣其兄寔為涼州牧晉元帝永昌初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
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張駿嗣其季父茂為涼州牧觀兵新鄉
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赴流沙伐龜
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初戊巳校尉趙真不附于駿擊擒之
以其地為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

於狄道置武衛石門候和澠州并松五屯護軍與動分境

前趙劉元海初仕晉為建威將軍五部都督封漢光鄉侯惠帝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先單于雖有虎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侯王下同編戶令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婆器絕人幹宇趨世天若不恢崇單于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為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壑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為皇大弟以

元海為大弟也校尉惠帝征穎次于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海為冠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為殿下說五部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之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以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勲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為殿下沒命投軀者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為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

士衆靖以鎮之當為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間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卑鮮兵攻穎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晏左獨鹿王劉延年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為無道奴穎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網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耻也今司馬以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人所服方當興邦族復呼韓邗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為援柰何距之而極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為也遠天不祥逆衆不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為崇阜岡何能為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以一當晉十鼓行而催亂晉猶析枯耳上可成漢高祖業下不失為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遙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為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立漢高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於大陵玄師敗績騰惧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所在為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大原泣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

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族而歸遂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元海入都蒲子懷帝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遷都平陽後趙石勒晉末以胡奴招集王陽瓊安支雄異保吳豫劉應桃豹逯明等八騎為郡盜後郭敷劉徵剡寶張曠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騷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贈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逼惠帝如鄴宮王俊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惧挾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迁于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顥惧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救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馬藩拜為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遂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大守荀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為伏夜牙門帥次人劫掠都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為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桑乃以勒前驅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為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駟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惧使荀晞王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勒於樂陵勒死之乞活曰裡帥衆五萬救勒遂戰敗裡與晞等相持於平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

互有勝否越惧次于官渡為晞聲援桑勒為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匄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為所昵因說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匄督等素無智略惧部衆之貳已也乃潛隨勒騎歸元海元海署匄督為親漢王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匄督為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劉元海屢招而不能到勒偽獲罪於元海因

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服已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為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熊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及元海僭號授勒平東將軍勒并軍寇鄴鄴潰執魏郡大守王粹于三臺進攻趙郡中丘進軍攻鉅鹿常山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惧勒威名有附者進軍常

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千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軍騎將軍王堪北中即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為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子淮南王堪退堡倉垣勒與閭熊攻潞圍苑市二壘陷之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東襲鄆城因攻倉垣遂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功武德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并州刺史汲郡公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率騎二萬會之遂至洛川粲出環轅勒出成臯圍陳留大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退屯

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津津北勒乃燒船棄營濟河攻襄城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惧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勒擊之敗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惧勒之攻至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為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三軍鷄鳴而駕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尅嚴嶷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刀盾守襄陽躬率精騎二萬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瑀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逆擊滅之北寇新蔡進陷許昌初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

衆推大尉王衍為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軍大潰勒分
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因率精騎三萬人自成臯關
會劉曜王彌寇洛陽陷之勒出轅轅屯于許昌劉聰授勒征
東大將軍幽州牧故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暉之說將先
誅勒東王青州使暉徵其將曹嶷於齊勒遊騎獲暉得彌所與
嶷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彌彌
漸削弱及勒之獲荀晞也彌惡之偽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荀晞
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
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
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
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

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為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
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為然勒時與陳
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
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
午小豈何能為寇王彌人傑將為我害勒因迴車擊瑞斬之彌
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司馬上
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
濟於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反攻我曹派人我
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
讌于巴營彌長史弼嵩諫彌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
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啟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

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荀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伏甫為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陵降諸夷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事勒侵壽春無功而還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放棘津北渡惧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問冰船尽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水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三設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駟寇鄴攻北中即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于勒劉聰署勒為冀州牧進封上黨郡公邑五萬戶時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曼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朱杯匹碑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脩乃于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郭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為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勅來月上旬送死北

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
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朱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朱柸所可勿
復出戰示之以弱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
出其不意直衝朱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
耳朱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朱柸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
笑而納之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
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
俱出擊之生擒朱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
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
送鎧馬金銀并以朱柸三弟為質而朱柸諸將並勸勒殺朱柸
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犍國也與我素無怨讎為王浚所使耳
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浚用矣於是納
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為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
參軍閻宗獻捷于劉聰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
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即收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以勒挑
豹為魏郡大守以撫之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雪勒有吞并
之意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
浚大悅勒於是輕騎襲幽州晨至薊叱門者開門升其聽事命
甲士執浚送襄國市斬之以晉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劉聰以
平幽州之勲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勒之在襄
國劉聰疾甚驛召勒為大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
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

二州特公如故增封十郡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偽位其大將軍
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為前鋒以討準勒統精
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羗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排戰勒堅
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
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
平陽大戶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于勒巴師及諸羗羯降者十
餘萬落徙之州司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
曜執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
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署落勒疑泰與曜有謀
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
漢要盟於城中使相率誅勒準必惧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
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春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勒明
為盟主遺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遺令使羊
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
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
王脩獻捷于劉曜晉彭城內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
于勒石季隆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
勒舍師於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于劉曜曜西東奔粟邑勒
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復元海聰二墓收劉粲以下百餘
尸葬之徙渾儀樂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署
勒大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
冕有十二梳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勒舍人曹平

樂因使留仕於曜曰大司馬遣王脩等未外表至虔內覘大駕
強弱謀待脩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脩宣之大
怒追汜等還斬脩于栗邑停大宰之授勒怒甚下令曰孤兄弟
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
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于斬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
舜奉瞽叟之義故復推榮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
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
其所即邪於是置太醫常方御府諸令及挈壺署石季龍與張
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五讓而後許之

石季龍初以勒從子拜征虜將軍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
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

襄國署季龍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遼明
擊甯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郡續
使文鴛救演季龍退止慮閔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于景亭充
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奔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
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演奔文
鴛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累封中山公攻段匹碑于厭降之又
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攻陷之又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
于廣固降之及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卦勒追季龍討之
季龍尅上卦進攻集木且羗于河西尅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
勒僭號天王以季龍為太尉守尚書令進封中山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第二百二十二卷

僭偽部

勲代第二

前燕慕容廆晉武帝時為鮮卑都督大康十年遷于徒河之青
止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惠帝元康四年乃移居之太
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廆
親擊敗之素延怒率眾圍棘城廆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
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懷帝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時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大素連木
津等託為臻報讎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
表謙頻戰失刑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俱流亡

歸附者日月相繼。虜子翰言曰：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靡不仗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僮本為由，實因而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甚。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仗義，今其特也。單于宣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則吾鵠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虜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其後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忠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元帝大興初，三國代虜，虜以計間之二國引兵而歸。唯宇文悉獨官攻之，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間銳士配世子統推鋒於前，庶長子翰領精騎為奇兵，從旁出直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元帝遣使者拜虜平州牧，遼東郡公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虜遣統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知虜，距之，送其使於建業。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統距之，以裴疑為右部都率，索頭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鄆趣伯林為佐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資用，意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慕容統初為北平將軍，封朝鮮公。嗣父虜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為別部，遠豆歸所逐，奔死于外。統率騎討

田所元罪
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其後虢又自征
遼東尅襄平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洛三縣而歸
段遼弟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蘭宇文歸入寇留
安為蘭聲援虢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邀遣封弁
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耻無
功而歸必復重至宜于柳城右左設伏以待之遣封弁率騎潛
于馬樊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弁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
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歸于京師虢以段遼屢為邊
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于是總兵而至
虢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來蘭距大戰敗之
斬級數千掠王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蜜雲山季龍進
入令支怒虢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
進攻郡縣諸郡叛應季龍者二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虢降
虢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
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
城而還成帝拜虢大將軍封燕王成帝咸康七年遷都龍城率
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庶兄翰及子垂為
前鋒遣長史王寓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虢
軍之從此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
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本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九州釗單馬而遁
虢掘釗文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
宮室毀凡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虢貢其方物乃歸其父

尸字文歸遣其國相莫淺渾伐訖訖遣翰擊之渾大敗僅以身
免盡俘其衆尋又率其一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子重為前鋒
歸使驍將涉升十盡衆距翰翰斬奔十盡俘其衆歸遠遁漢北
又訖遣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尅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
雋與恪率騎馬七十東襲夫餘尅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
以還

慕容雋嗣其父訖為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明年雋率三軍南伐
出自廬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畱其將王
他守蘇雋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廣甯上谷人于徐無伐
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雋遣慕容恪畧地中
山慕容評攻王午子魯口降之遂進攻鄴尅其城送冉閔妻子

遼屬及其文武于中山晉末帝永和八年遂僭即帝位
前秦苻洪本姓蒲父懷為部落小帥永嘉之亂洪乃散千金召
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為盟主劉
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
龍將攻上圭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
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
以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死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
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內領侯季龍死石
遵即位洪遣使降晉後石鑿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
和六年穆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
封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

其孫堅背有草竹字遂改姓符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
符健嗣父洪位去秦王稱晉侯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
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惧洪知之乃偽
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
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
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于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其騎五
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健汝死
河北戎死河南北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
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遂擊破之健雖戰勝猶
脩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曰洪獎重言其誘
我也乃請召關中之衆來距健莖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

告身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執大馬是時世衆星夾河西
流古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北畧渭北
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畧定
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脩好
於桓溫穆帝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八年僭即位

後秦姚弋仲父廼為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永嘉之亂
弋仲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
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邑之隴上及石季龍尅上邽啓石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
左都督季龍執權弋仲率部衆數萬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
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

田所不...
李龍末梁犢敗李龍於滎陽李龍大惧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
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謂李龍曰犢榮恩思歸之心
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
乃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
破賊以不弋仲姓洧直俗無尊卑於是貫甲跨馬于庭中策馬
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
平郡公魏文帝時大平御封天王大軍十八年封明
姚萇初為符堅揚武將軍累迁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為堅將累
自有大功及堅冠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既
敗于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為司
馬為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郡詣堅謝罪堅殺之萇

惧奔于渭北遂入馬收西州豪族尹族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秋
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為盟主晉孝武大元九年自稱
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
將赴長安萇自二縣要敗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
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畧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
符堅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
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
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冲遣其車騎大將軍高盖率衆五萬
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盖率麾下數千人來降遂僭即帝位
姚興嗣父萇偽位使征西姚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
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

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抱罕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吳如二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姚詳等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拒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果敢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十配姚詳守之戎吳還長安

後蜀李特初居畧陽晉惠帝元年中隨流人入蜀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常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廞廞遂謀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李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合任回上官博扶風李攀始平費它氏符成隗伯等以四千騎赴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其後廞惡庠齊整以事誅之拜殺其

子姪宗族三十餘人廞盧特等為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為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絜固執不許弇怒于廞閤下手刃殺淑絜淑絜左右又殺弇皆廞腹心也特兄弟既以怨廞引兵歸緜竹廞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捷為太守李宓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緜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廞聞兵至驚恐不知所為李宓張微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船走至慶都為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四夷護軍姜葵殺廞長史袁合及廞所置守長遺其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廞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梁州刺史羅向

為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十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惧使其弟驥於道奉迎拜貢寶物尚甚悅以驥為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縣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為盜賊急宜褫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於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惧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詭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為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之計趙厥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為宣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例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歆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歆為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芝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于諸要施閔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為人傭力及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又知特兄弟頗請求停皆感而戴之且水大降年谷未登流人無以為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惧悉取以歸與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閔趙揚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徙咸往歸特騁馬屬韃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閔式詣羅尚求緩期式既至見冉營柵衝

要謀擒流人嘆曰無寇而城讎必報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
知冉及李必意不可迴乃辭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
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
輕者百姓今從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
欺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必可信也何
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疆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
為備特納之冉必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
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豎子虜矣宜為決矣不
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
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都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
兵嚴戎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尖擊之殺
傷者甚衆害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
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
人推特為主特命六郡大部曲督李含上封令任減始昌令閔
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
上書請依梁䟽奉竇融故事特行鎮東將軍以相鎮銳於是進
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
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既窘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
大守進兵攻尚于成都閔式遣尚書責其信用纒構欲討流人
又陳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士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
固守求救于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
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

驍騎將軍長子始為武威將軍次子蕩為鎮軍將軍少子雄為
前將軍李含為西夷校尉含子歸離任回李恭上官鼎李攀費
佗等為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為爪牙李遠
李博夕斌嚴璽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為僚屬閔式為謀主何巨
趙肅為腹心特羅尚貪殘為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
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為之謚曰李特尚可羅尚殺
我尚頗為特所敗乃阻長圖緣水作營自都安至捷為七百里
與特相距河間王顥遣都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
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都護張龜軍繫城三道攻特特
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眾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
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段萌蕩追寇巴西巴西郡

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
博又遠遁其眾盡降于蕩晉孝武大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
督梁益二州諸軍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大赦其境內
李流兄特承制以流為鎮東將軍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惧
流與兄子蕩推牧遺眾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
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于墊江前鋒孫阜
破德楊獲特所置守將騫碩太守任藏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
督獲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氾黃旬河冲二道攻北營流身率蕩
雄攻深柵克之深士眾星散追至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追
擊單騎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惧太守李含又
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

質於臯軍胡元含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
椎謀龍臯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送為王椎曰今計可
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
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椎大喜乃攻尚軍尚保
大城椎度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二蜀
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飢困涪陵人范
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參軍涪陵徐肇求為汶山欲要結
長生等與尚倚角討流尚不許肇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說
長生等使資結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椎有長
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
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誠斷多奇固足以齊大事然前軍英武殆
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為成都王

李椎父持承制以椎為前將軍持弟流死椎自稱大都督大將
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椎椎擊走之李驥攻捷為斷
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
特開門內椎遂克成都于時椎軍飢甚多率衆就穀於郫掘野
芋而食之蜀人流散東夏江陽南入七郡僭稱成都王又僭即
帝位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
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於蜀先是南土頻歲飢餓死者十萬
計南夷校尉李毅等不降椎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
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
秉張金苟等殺離反閔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

安漢之宜福逼雄雄率攻奮不尅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
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歸遣其將張寶龍梓潼陷之會
羅尚卒巴郡亂李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
軍討文碩害之大赦改元

後涼呂光略陽氏人初仕苻堅舉賢良除漢陽領夷夏愛服迂
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耗中之自是威名
大著又從王猛滅慕容暐封都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為長
史大子右率蜀人李馬聚二萬攻逼益州堅乃以光為破虜
將軍率兵討滅之迁步兵校尉苻落反光入擊平之拜驍騎
將軍堅既平山東土馬彊盛遂有圖西城之志乃受光使持節
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光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

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
為四輔佐將行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非必有大福
宜深保愛光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
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平光乃進及流沙
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風飛泉涌
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軍不足憂也俄而大
兩平地三尺進兵至乎耆其二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
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
人被之以甲羅之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
各嬰城自守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獯胡獯胡弟
唃龍侯將廼率騎十萬并温宿尉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

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以韋索為羅策馬
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
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迂營相接陣
為句纒之狀精騎為遊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
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諸國憚
光威名貢欵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為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
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
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先既平龜
茲以駝二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
品駿馬萬餘匹而符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
守高桐伊吾二閔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及至玉門梁
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喬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
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師之
罪遣彭光杜進姜飛等為前鋒擊喬大敗喬輕將麾下數百騎
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欵附武威太守彭濟執
熙請降光如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為輔國將
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以主簿尉祐為寧遠
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鷓陰以
應之光遣其將魏真討之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
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
飛應祐發覺逃奔初符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為長

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赴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水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為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吕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精粟東向而爭不及暮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軍郡建康太守李暕祁連都尉嚴純及閆龍衣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二萬及思復鞬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耶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于良美爾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館洮馳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裔攻破之大豫奔建康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至是始聞符堅為姚萇所害乃建元曰大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

新刊盟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二十三

僭偽部五

勳伐第三

後慕容容垂慕容皝子也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
 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常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僭垂成徒河
 與常相持常憚而不敢侵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說慕容皝伐之皝
 以垂為前鋒都督雋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徒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
 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為征南將軍荆兗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再為
 司隸偽王公已下莫不累迹及慕容暉嗣位垂敗晉將桓温于枋頭威名
 大振慕容暉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苻堅
 堅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垂在堅朝歷京兆

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于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
奔垂垂以兵屬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
許之遣其將李蠻閔亮且國率衆二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
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於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符揮
告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兵騎
一千為垂之副以討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
垂怒斬吏燒亭而去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召慕容遠近衆至二千
濟河樊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
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
濟河也遣使推垂為盟主及至洛陽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
謀于衆曰洛陽西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

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衆咸以為然乃引師而東至滎陽以
晉孝武大元八年自稱大將軍都督燕王承制行事攻拔鄴鄒丕
固守中城垂斬而圍之擁漳水以灌之翟斌密應符丕決防潰水
事洩垂誅之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
山之意慕容農率衆數萬迎之群僚聞慕容歸為符堅所殺勸
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其後符丕棄鄴城于并州垂定
都中山以大元十一年僭即位遣其征西慕容楷位軍慕容麟鎮南慕容
紹征勇慕容宙等攻符堅冀州牧符定鎮東符紹幽州牧符謨鎮
北符亮等悉降提慕容盛初以慕容寶庶長子封長樂王寶如龍
城盛留在後寶為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因斬蘭汗以長樂王稱
制先是慕容竒聚衆于建安亦將討汗百姓翕然後之汗遣兄子全討

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
九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
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即尊位提西秦伏乞國
仁代其父司繁為符堅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及堅興壽春之後
徵為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敗於隴西堅遣國仁還
討之步頹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
符氏徃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號僭八州疆宇既
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
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
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方之業及堅敗歸國仁乃招集
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万及堅為姚長所殺國仁

謂其豪師曰符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
守常迷運先達耻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
資豈可觀時變之運而不作乎以大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
軍于領秦河二州牧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畧陽潁
川并松正朋白馬苑川十二群築勇士城以居之

南燕慕容德初以慕容雋之弟封范陽王後從慕容垂如鄴及
垂稱王以德為軍騎大將軍遷司徒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
德寶既嗣位以德為翼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魏將拓拔章攻
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又遣遼西
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將追破章軍時魏師入中山慕容
寶出奔於薊慕容詳又僭號中山寶以德為丞相領冀州攻承

制南夏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七千乘自鄴徙于滑臺依燕元
故事稱元年隆安元年遼興軍圍襄陽遼興軍圍襄陽光征河西
北京沮渠蒙遜雄傑有英畧會伯父羅仇魏弼從呂光征河西
光前軍大敗魏弼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毫驕縱諸子朋黨相
傾說入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惧乎吾兄
弟素為所憚與其輕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若藿奮臂大
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
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
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將寶融保寧河
右呂王昏毫荒霍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世之志使有恨黃泉
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并祥以盟一旬之間
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大守段業為使持
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呂光龍飛二年為神璽
元年業以蒙遜為張掖大守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
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
蒙遜從叔益生為酒泉大守蒙遜為臨池大守業既殺門下待
郎馬權蒙遜不自安請為西安大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為
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成
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未祭蘭門山臣言驗
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
終於段公枉見屠害諸軍能為報仇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業所
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為臣吳耳而信說多忌枉害忠良

田所不報
豈可安枕卧觀所百姓離於塗炭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
從之比至氏池衆逾一萬鎮軍臧莫核率部衆附之羌胡多起
兵響應蒙遜壁於炭塢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出之於內至是
謝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昂至炭塢率騎五百歸
于蒙遜至張掖昂先子承虔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呼
曰鎮西河在軍人曰在此蒙遜斬之晉安帝隆安五年梁中庸
田昂等推蒙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蒙熙八年僭即西
河王位

夏赫連勃勃初以西單于子為後魏所敗奔于叱于部叱于他
斗伏送勃勃於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姚興以為安
邊將軍封陽川侯遷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
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倫馱馬八十疋于
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二萬餘人偽獵高平川襲
殺沒奕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自
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其年討鮮卑薛于等三部
破之降衆萬數千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
等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秃髮傴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餘衆
伐之殺傷萬餘人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傴檀追
之勃勃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千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
又與姚興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
遣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於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
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仗難引軍

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本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又率騎二萬入高岡及于五年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設伏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又攻興將金洛生于黃石固彌祖豪地于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伐領岫州牧以鎮之勃勃兄子右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于定陽尅之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清水城壽都奔上都徙其人萬六千家於大城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俘楊佛嵩戰于青石北原降其衆四萬五千戎馬二萬匹進攻興將党知降于東鄉降之徙其三千餘戶于一城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以為軍師中郎將又攻興將姚達于杏城二旬尅之執達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姚興死子泓立泓將姚嵩與氏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龍衣上邽未至而嵩為盛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其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胡儼華韜率戶五萬據安定降于勃勃其後姚泓為宋高祖所滅高祖留子義真鎮長安勃勃以子瓚都督前降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關中群縣悉降宋高祖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守長安百姓遂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

為壇于霸上僭即皇帝位

吳楊行密廬州人唐僖宗廣明之亂天子幸蜀群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光啟初秦宗權擾淮石頰寇廬壽郡將募能致戰秦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為隊長行密乃自募百餘人皆魁勇無行者殺都將自權州兵郡將即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光啟三年楊州節度使高駢失文委任妖人呂用之之輩牙將畢師鐸懼為用之所譖自高郵起兵以龍衣廣陵為用之所却乃乞師於宣州秦彥且言事克之曰願以楊州師之彥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人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為行軍司馬未幾秦彥率大衆并家屬渡江入據揚州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為高駢檄徵兵於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軍萬人奄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之出於外至是委質於行密行密攻廣陵營於大明寺秦軍出兵以攻行密之營短兵讒接行密偽遁秦畢之兵爭入其柵以取金帛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敗退走其壁自是不復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宮高駢於岫所少長皆死同坎瘞於道院北垣下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尽米斗四十千居人相蹈畧尽十月城陷秦畢走東塘行密入廣陵輦外寨之粟以食飢民即日米價減至三千十一月蔡賊孫儒以衆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行密輜重牛羊軍食未入城者皆為儒所有時秦畢來自東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為敵境矣初呂用之遇行密於長給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千挺瘞於所居之

廡下寇平日頗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輩銀何負心也遽命斬於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大梁陳歸附之意是時梁太祖兼領淮南乃遣牙張廷範使于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令都將郭言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璠之行悖然有拒命之意梁祖乃追李璠等還即表行密為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於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其衆歸於廬江龍紀元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孫儒引軍復攻行密天順元年行密危蹙率衆夜遁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一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卧病為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駟入于廣陵及得孫儒之衆乾寧二年行密尽有淮南之地昭宗乃降制授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至子渭乃僭號

漢劉隱唐末為廣州右都押衙領賀水鎮將兼封州刺史用法清肅威望頗振昭宗以嗣薛王知柔石門扈蹕功授清海軍節度使詔下有府之牙將盧瑒譚玘謀不稟命隱與部兵誅瑒玘以聞知柔至深德之辟為行軍司馬委以兵賦昭宗命宰相徐彥若代知柔復署前職彥若在鎮二年臨薨手表奏隱為兩使留後昭宗未之許命宰相崔遠為節度使遠行及江陵聞瑒表多盜惧隱違詔遲留不進會遠復入相乃詔以隱為留後然久

未即真及梁祖為元帥隱遣使持重賂以求保薦梁祖即表其事遂降旄節梁開平初恩寵殊厚厚遷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梁祖郊禋禮畢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又命兼領南安都護充清海靜海兩軍節度使進封南海王

蜀王建陳州項城人唐末隸名於忠武軍秦宗權據秦州懸重賞以募之建始自行間得補軍候廣明中黃巢陷長安僖宗幸蜀時梁祖為巢將領衆攻襄鄧宗權遣小校鹿晏弘從監軍楊復光率師攻之建亦預行是歲復光入擾京師明年破賊收京城初復光以忠武軍八千人立為八都晏弘與建各一都校也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迎扈行在至山南改剽金商諸郡縣得兵數萬進逼興元節度使牛勗弃城而去晏弘因自為留後以建

等為屬郡刺史不令之任俄而晏弘正授節旄恐部下謀已多行忍害由是部衆離心建與別將韓建友善晏弘益猜二建偽待之厚引入卧内二建惧夜登城慰守俾者因月下共謀所向謂韓建曰僕射其言厚德疑我者也禍難無日矣早宜擇利而行韓曰善因率三十人趨行在僖宗嘉之賜與巨萬分其兵為五都仍以舊校主之即晉暉李師泰張造與二建也因號曰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為假及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皆遣領刺史光啟初從僖宗再幸興元令孜惧逼求為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建等素為令孜所厚復恭惧不附已乃出五將為郡守以進為壁州刺史天子還京復恭以守亮鎮興元尤畏建侵已屢召之建不安其郡因招合谿洞豪滑有衆八十

寇閬州陷之復攻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而去建燔剽二郡所至
殺掠守亮不能制東川節度使顧彥即初於閬輔破賊時與建
相聞每遣人勞問分貨犒軍食以給之故建不侵梓遂西川節
度使陳敬宣憂其膠固謀於監軍田令孜曰王八吾子也比無
他腸作賊山南實進退無歸故也吾馳咫尺書可以坐置麾下
即飛書招建建大喜遣使謂彥即曰十軍阿父遣信見招僕欲
詣成都省阿父因依陳太師才一大郡是所願也即之梓州見
彥即留家寄東川選精甲二千之成都行次鹿頭或謂敬宣曰
建令之劇賊鴟視狼顧專謀人國邑儻其即至公以何等處之
彼建雄心終不居人之下公如以將校遇之是養虎自貽其患
也敬宣惧乃遣人止建遽脩城守建怒遂據漢州領輕兵至成

都敬宣讓之曰彼何為者而犯吾疆理建軍吏報曰閬州司徒
比寄東川而軍容太師使者繼召今復拒絕何也司徒不惜改
轍而東但北省太師大師反為拒絕慮顧梓州復相嫌間謂我
何心故也使我来報且欲寄食漢州公勿復疑時光啟三年也
居浹旬建盡取東川之衆設梯衝攻成都二日不尅而退復保
漢州月餘大剽蜀土進逼彭州百道攻之敬宣出兵來援建解
圍縱兵大掠十一州皆羅其毒民不聊生建軍勢曰盛復攻成
都敬宣患之顧彥即亦惧侵已昭宗即位彥即表請雪建擇大
臣為蜀師移敬宣他鎮乃詔宰臣韋昭度鎮蜀以伐敬宣敬宣
不受代天子怒命顧彥即楊守亮討之時昭度以建為牙內都
校董其部兵及王師無功建謂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討賊

未効餉運交不相屬近聞洛陽以來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
與其勞錄以事蠻方不如從而赦之且以兵威靜中原是國之
本也相公盍歸朝覲面與主上畫之昭度持疑未決一日建因
陰令軍士於行府門外擄昭度親吏鬻而食之建徐啟昭度曰
蓋軍士乏食以至於此耶昭度大惧遂留符節與建即日東還
總出劔門建即嚴兵守險不內東師月餘建攻西川管内八州
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與八竒相厚
大師久以知聞有何嫌恨如是困我之甚耶建曰軍容父子之
恩心何敢忘但天子付以兵柄大師孤絕朝廷故也竒大師悉
心改圖何福如之又曰吾欲與八竒軍中相款如何曰父子之
義何嫌也是夜令孜攜蜀帥符印入建軍授建建泣謝曰大師
初心大過致有今日相戾既此推心一切如舊翌日敬宣啟關
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留後表陳其事明年春制授檢校
太傅成都尹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
八國招撫等使時龍紀元年也移敬宣於雅州安置仍以其子
為刺史既行建令人殺之於路令孜仍舊監軍事數月或告令
孜通翔書問下獄餓死建雄猜多機畧意常難測既有蜀土復
欲窺向東川又以彥即婚姻之舊未果行會彥即率弟彥暉代
為梓帥交情稍急李茂貞乘其有間密構彥暉因與茂貞連盟
閩征疆吏之間與蜀人得失大順末建出師攻梓州彥暉求援
於鳳翔李茂貞出師授之建即解圍自是兩川交惡者累年後
建大起蜀軍敗岐梓之兵於利州彥暉惧乞和請與岐人絕許

之景福中山南之師寇東川彥暉求援於建建出兵赴之大敗
興元之衆泊軍旌建乘虛奄龍棗梓州虜彥暉置於成都遂兼
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天福初李茂真韓全誨却遷車駕在鳳
翔梁祖攻圍歷年建外脩好於汴指茂貞罪狀又陰與茂真間
使往來且言堅壁勿和許以出師赴援因分命諸軍攻敗興元
北及梁祖解圍茂貞出南諸州皆為建所有晉自置守將及茂
真垂翅天子遷洛陽建復攻茂真之秦隴等州茂真削弱不能
守或勸建因取鳳翔建曰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復增岐
下茂貞雖常才然名望宿素與朱公力爭不足守僅有餘韓生
所謂入為扞敵出為席藉是也適宜援而固之為吾盾齒耳及
梁祖將謀強禪建與諸藩同謀興復乃令其將康晏率兵二萬
會於鳳翔數與汴將王重師戰不利而還趙凝之失荆襄也弟
明以其孥奔蜀建因得竟峽忠萬等州及梁祖開國蜀人請建
行劉備故事建自帝於成都

閩王審知光州固始人唐廣明中黃巢犯闕江淮盜賊蜂起有
賊師王緒者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潮時為縣佐緒署為
軍正察賊秦宗權以緒為光州刺史尋遣兵攻緒緒率衆渡江
所在剽掠自南康轉至閩中入臨汀自稱刺史緒多疑忌部將
有出已之右者皆誅之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其衆求帥乃刑
牲軟血為盟植劔於前祝曰拜此劔動者為將軍至潮拜劔躍
於地衆以為神異即奉潮為帥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政貪暴
軍民苦之聞潮為理所在整肅耆老乃奉牛酒邊道請留潮因

引兵圍秀若歲餘克之又平狼山賊帥薛蘊兵鋒日盛唐光啟
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岩表潮為泉州刺史大順中嚴平子婿范
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降
由是尽有閩嶺五州之地潮即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軍於福
州以潮為節度福建管内觀察使審知為副乾寧中潮卒審知
遂繼兄位梁祖開國累加中書令封閩王審知卒子延鈞乃僭
即帝位

唐李昇海州人偽吳大丞相徐溫之養子本名知誥唐大祐初
楊行密卒其子渥嗣會左衛都指揮使張顥殺渥立其弟渭為
帥溫尋殺顥渭偽授溫常州刺史溫留廣陵遣昇知州刺史乃
大理郡解溫表移其治於金陵偽授溫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海
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昇為鎮海節度副大使行潤州刺
史充本州團練使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通判軍府事居無何
知誥為大將朱瑾所殺溫以昇代知政事明年溫冊楊渭為天
子僭稱大吳渭死又迎丹陽王浦於潤州即偽位自是溫父子
愈盛中外共專其國楊氏主祭而已溫累官至守太師中書令
封東海王後唐天成二年卒昇乃知內外左右軍至守太尉中
書令尋封東海王晉天福二年楊浦遜位于昇因還姓李氏始
改名昇國號大唐尊徐溫為義祖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二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二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二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二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二十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一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一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一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一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一十五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一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一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一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一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一十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零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零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零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零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零五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零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零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零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零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

僭偽部

奉先

孝友

宗族

奉先

夫有國家者必尊尊親親以敦厚風教雖盜有皇器竊據神鄉亦考尋古昔稽合禮文以為崇薦之事不可忘歸尊之義不可廢所以表孝嚮而慰神靈也乃至追宗廟之號上園寢之名升陽位以配皇天居明堂以侑上帝陳其樂舞豐其粢盛奉顯相之容竭祗肅之意誠追遠而斯在顧假名而焉如
前涼張茂嗣元寔為涼州牧私謚寔曰昭公
張駿嗣季父茂為涼州牧私謚茂曰成公

張重華嗣父駿為涼州牧私謚駿曰文公

張擢靈嗣父重華為西平公私謚重華曰昭公後改桓公

張祚僭稱帝追宗曾祖軌為武王祖寔為昭王從祖茂為成王

父駿為文王弟重華為明王

前趙劉元海初僭漢王位追尊蜀後主為孝德皇帝立漢高祖

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

劉和嗣父元海僭帝位偽謚元海為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

永光陵

劉聰僭即帝位新作大廟

劉粲嗣父聰即偽位謚聰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劉曜既即偽位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塋栗邑墓號陽

陵偽謚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為景皇帝曾祖父廣為獻

皇帝祖防為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都長安繕宗廟以冑頓配

天元海配上帝

後趙石勒初為侍中征東大將軍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其

所既而備九命之禮虛塋于襄國城南僭稱趙王始立宗廟後

及僭稱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刑曰宣王父周曰元王勒僭

即皇帝位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

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

石弘嗣父勒偽位號勒墓為高平陵偽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石季龍僭稱大趙天王追尊祖匄邪武皇帝父寇覓太宗孝皇

帝其後籍田卑遂如襄國謁勒墓

帝其後籍田卑遂如襄國謁勒墓

石尊即偽位號季龍墓為顯原陵偽謚武帝廟號太祖

石閔僭即偽位國號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謚

烈祖高皇帝

前燕慕容雋既即偽位追尊祖廐為高祖武宣皇帝父皝為大

祖文皇帝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廐廟范陽燕郡構皝廟以其

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

慕容暉嗣父雋位偽謚雋為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

前秦苻健僭帝位偽謚父洪為惠武帝

苻生嗣父健位偽謚健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苻堅僭稱大秦天王追謚父雄為文桓皇帝起明堂繕南北郊

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

苻丕僭即帝位追謚父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苻登僭即帝位偽謚族父丕為哀平皇帝

苻崇僭稱尊號偽謚父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後秦姚萇僭即帝位追謚父弋仲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

高陵置國邑五百家又謚兄襄魏武王

姚興嗣父萇位偽謚萇為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姚弘嗣父興位偽謚興為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後蜀李雄僭稱成都王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墓隴西

襄王父特成都景王及僭號追尊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又追

謚弟流秦文王

李班嗣叔父雄位偽謚雄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

李班嗣叔父雄位偽謚雄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

李壽僭即帝位追尊父驤為獻帝後改立宗廟以驤為漢始祖廟以初封漢王特推為大成廟欲改國號

李勢嗣父壽位偽謚壽為昭文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

後涼呂光既僭即三河王位以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為敬公曾祖為恭公祖為桓公父婆樓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為始祖永為不遷之廟

後之置國已五百餘年呂紹嗣父光位偽謚光為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曰高陵

呂隆嗣兄纂僭即天王位偽謚纂靈皇帝墓號曰石陵

後燕慕容垂僭即皇帝位繕宗廟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

慕容寶嗣父垂位偽謚垂武成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慕容盛嗣父寶位偽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為獻莊皇帝

慕容熙僭即帝位偽謚慕容盛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

西秦乞伏乾歸嗣兄國仁位自稱河南偽謚國仁宣烈王廟號烈祖

乞伏熾盤嗣父乾歸位偽謚乾歸武元王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追尊祖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皇帝遣其

大帝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為祖父園邑

南京禿髮利鹿孤嗣兄烏孤位偽謚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

禿髮禿檀嗣兄利鹿孤位偽謚利鹿孤曰康王

夏赫連勃勃僭即帝位追尊其高祖訓兒曰元皇帝曾祖武曰

冊府元龜

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大祖母符氏
曰桓文皇后

南燕慕容德僭即帝位于廣固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
慕容超嗣叔父德位偽謚德獻武皇帝

吳楊渭僭即帝位追尊父行密為太祖武皇帝兄渥為景帝楊
浦嗣兄渭位偽謚渭宣帝

閩王延鈞僭即帝位追尊父審知為武皇帝王昶嗣父延鈞位
偽謚延鈞為惠帝

前蜀王衍嗣父建位偽謚建為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
高祖墓曰永陵

後蜀孟昶嗣父知祥位偽謚知祥為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
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前漢劉玢襲父陟位偽謚陟為大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
劉錕嗣父晟位偽謚晟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
陵

孝友

四星東聚五馬南浮獯醜阻兵姦渠盜土昏迷自恣忿驚生常
亦有懷孝愛之情知友于之分居喪過禮臨難相先雖非仁義
之所成固亦深習而斯至

前趙劉元海齧齒英惠七歲遭母憂僻踴號叫哀感旁鄰宗族
部落咸共歎賞司空大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吊賻

前秦苻堅率師向鄴至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

冊府元龜
泫然流涕乃停信宿

後秦姚萇襄之弟也嘗從襄征代襄之敗于林田也馬中流矢
死萇下馬以授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然豎子安敢
害萇惠救至俱免

姚興母地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請依漢魏故事
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
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遺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
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凡綿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
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
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凡僕射乘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
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

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

碩德如家人之禮緒碩德皆具之叔父也

後蜀李雄母羅氏死雄欲申三年之禮群臣固諫雄弗許李驥
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請不聽主上終諒閣君
以為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
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纒經
至哀而已驥曰任四方至任四方為鎮南也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
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驥與面俱見雄驥免冠流涕固
請公除椎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
無主天下惶惶昔武帝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為
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

親政

南燕慕容德僭立於廣固德母光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知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勅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効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貫乞本縣之祿以申烏烏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况為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為君迎親為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及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

宗族

典午未馭群雄構亂茫茫九土一唱十和於是跨州連郡鳴張蟻聚盜王者之位擬乘輿之制以樹立子弟列為藩輔式是古訓以隆邦翰展親之義靡或闕如彊幹之術於是乎在乃有米夫公望隆其寵數靡吝濟濟之讓克厚尊尊之權悖睦無間情禮兼至者焉

前涼張祚僭帝位以弟天錫為長樂王子庭堅為建康王弟子覲為涼武侯

張天錫自稱西平公以從弟慮為後事中郎

西涼李暠僭稱涼公以其子讓為燉煌太守

李歆嗣偽位既為沮渠所敗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察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西奔燉煌太守恂與諸子棄燉煌奔于北山歆子重耳奔于江左仕于宋復歸覲為弘農

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藏

前趙劉元海僭即帝位以子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又以劉歡樂

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宗室以親疎為等悉封郡縣王又封子裕

為齊王隆為魯王又為北海王後以子聰為大司徒劉歡樂為

大傅劉延年為大司空劉洋為大司馬及元海寢疾將為顧托

之計以歡樂為大宰洋為大傅延年為大保聰為大司馬大車

于並錄尚書事置单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為大司馬

曰自歡樂已下在記不書於元曰何親故并姓言之後皆倣此

又有衛尉西昌王劉銳領軍劉

盛侍中劉秉武衛劉歆劉濟及劉安國劉宣宣子士則初為左賢

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勲戚莫二軍國內外靡

不專之

劉聰僭即帝位封其子粲為河內王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

中外諸軍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後以劉易為大尉遷

太宰

劉曜僭即帝位封子襲為長樂王闡大原王冲淮南王敬齊王

高魯王衛楚王徵諸宗室皆封郡王又封子喬為永安王署侍

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

領太子太傅後為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二為國

又有太宰劉雅鎮軍劉錫右軍劉幹侍中中山王劉岳大尉汝

南王劉咸大司徒劉綬

後趙石勒偽稱天王行皇帝事署其子宏為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大單于封秦王左衛將軍祗太原王

小子恢為輔國將軍南陽王又封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又以中山王石季龍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為左將軍挺為侍中梁王

石季龍僭稱大趙天王王親王皆貶封郡公以子宣為河間公韜為樂安公斌為燕公遵為彭城公鑒為義陽公宣後為皇太子韜為司徒又加大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斌為使持節侍中太司馬錄尚書事又命宣韜生殺敗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其後季龍僭即帝位諸子進爵郡王及疾甚以遵為大將軍鎮閔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

前燕慕容雋初僭稱王以弟恪為輔國將軍評為轉弼將軍及僭帝位以恪為侍中封太原王評為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封子斌為安樂王泓為濟北王冲為中山王

慕容暕僭即帝位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副贊朝政初慕容暕將終謂子雋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雋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雋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雋死群臣欲立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及暕之世摠攝朝權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尽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寮化德稀有犯者其後暕境內多水旱恪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暕斷其讓儀恪評等乃止恪臨終暕親

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况國之懿
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
臣恐一寇必有闚關之計言終而死

前秦苻健僭稱天王大單于以弟雄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及僭即帝位雄為佐命元勳權梓侔
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嘔血曰天
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之速也

苻生僭即帝位以苻安領大尉苻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
蒲坂苻謏為鎮東大將軍預州牧鎮陝城

苻堅僭稱天王以兄滋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
錄尚書從祖侯為大尉從兄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

為平陽公雙河南公子暉平原公熙廣平公釅鉅鹿公陽東海
公敷清河公融字博休苻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建深
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
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為朝野所屬後拜侍中中
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
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後為鎮東大將軍冀州牧
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初為侍中中書將軍銓宗內外
別政脩理進才理滯王景畧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為
堅所委任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始議伐晉
融曰晉不可伐堅不納及淝水之戰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
遂大敗堅還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融而後入贈融大司馬謚

符丕僭即帝位封子懿為渤海王昶為濟北王又以符冲為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符纂為大尉東海王纂為符堅尚書令封魏昌公堅敗自關中來奔故有是拜又以阜城侯符定為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符紹為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符謨為征西將軍岢州牧高邑侯符亮為鎮北大將軍督岢平二州諸軍事並進爵即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光據常山慕容垂之圖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也遣使謝罪故有是命其後又以符纂為太司馬符冲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及丕敗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符登僭即帝位遣使拜符纂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

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為府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太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願大王遠宗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登又封子并為南安王尚為北海王

後秦姚萇僭稱帝位以弟緒為司隸校尉鎮長安碩德為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都督隴右諸軍事領護羌校尉鎮上邽後以安定地狹且逼符登使碩德鎮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

姚興僭即帝位封叔父征虜縉為晉王征西碩德為隴西王征

南靖為公不書國名又以碩德為秦州牧領讓東羌校尉鎮上邽

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

彰殊礼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礼整服

傾悚言則稱與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

諮之而後行後興以日月薄蝕灾青屢見降號稱王緒與

碩德固讓王爵興弗許緒等又固讓許之又封子懿弼誅

宣謀悖璞質達裕國兒皆為公

姚泓僭即帝位以姚紹為大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

事假黃鉞改封魯國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

政皆往决焉紹固辭弗許紹泓之叔父也泓聞姚懿將龍衣長

安召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

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

呂纂既僭立以弟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

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和郃公

呂隆僭稱天王以弟起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輔國大將司隸校尉錄尚書封安定公

後燕慕容垂自稱燕王以弟德為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

楷為征西車將軍封太原王其後有左將軍慕容固平北慕容

佐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樂浪王宙高陽王隆丹陽王瓚開

封公詳及慕容鎮慕容永慕容農不書何親

慕容寶嗣偽位庶子清河公會長樂公盛並進爵為王

西秦乞伏乾歸僭稱河南王有弟益州為前將軍秦州牧軻彈

為涼州牧軻彈與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又有弟廣武智達楊武
木奕于乾歸長子熾磐次子中軍審處
熾磐龍衣偽位署弟延祚為禁中錄事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署弟素弗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
弘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沒為驃騎
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之偽為大司馬改封遼西公弘為驃騎
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之偽業素弗所建也跋之七年素弗死跋
哭之哀慟比壘七臨之跋弟丕先是因亂拔於高自鹿跋迎致
之至龍城以為右僕射常山公跋從兄買從弟睹目長樂率五
千餘戶來奔署買為衛尉封城陽伯睹為大常高城伯

南涼禿髮烏孤僭稱武威王署弟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西平
書左僕射乙斗為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兄子羅捷為右將軍其
後叱於以阿利領將作大匠封子延楊平公昌大陽公倫酒泉
公之平原公滿阿南公安中山公又以其子瓚都督前鋒諸軍
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及尅長安僭即帝位以
侯提為并州刺史鎮蒲坂乃于長安置酒臺以瓚領大將軍雍
州牧錄南臺尚書事

閩王延鈞初封閩王表兄延稟為建州節度使累官至中書令
頃之延稟以軍州委長子繼雄退居別弟

王昶僭號以其子繼恭為福州節度使
王延正僭號以其子繼勳為泉州刺史

唐李景僭號以仲弟遂為皇大弟季弟達為齊王

前蜀王衍龍衣父建偽位封建子宗壽為嘉王宗弼為六軍使又有宗勳宗儼宗昱不書王爵

後漢劉崇僭號於河南署其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

原尹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二十四

前趙劉元海既僭號立其子和為太子元海死和嗣偽位為弟聰所殺

劉聰既殺兄和即偽位立其弟北海王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其後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轍瓦在地者深五寸又惡之以訪其

太師盧志太傅崔偉太保許遐忠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為太弟者蓋以安望也志在晉王久矣晉王聰子繫也王公以下莫不希有歸之國之位

自魏武以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為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太將軍及諸王之營

以為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為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生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

相國輕桃正平煩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中龍衣而得也殿下但當

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白雲龍門宿衛之事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為異也又弗從乃止東宮舍人苟裕告盧志等又謀反又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遐忠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寇威下抽監事東宮禁又朝賀又憂懼不知所為乃上表自陳乞為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時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斬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又謂晉王粲曰大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巨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有金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大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大上皇大將軍為太子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池并掘重兵以此舉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皆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志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皆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啟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莫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敞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

也。隸深然之。猗密謂皮激曰：「二王逸狀，主上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激大惧，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答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薦於骨肉，恐言成誑，偽故也。皮激許諾，隸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隸以為信。然初斬，隸從妹為人孺子，淫于侍人，又怒殺之，而屢以嘲隸，深恚。說隸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也。至是，隸又說隸曰：「昔孝成拒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隸曰：「何可之有？」隸曰：「然誠如聖旨，下

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隸曰：「君但言之。」隸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剋季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隸曰：「為之柰何？」隸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遊。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始無終，不能如賈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繫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後聰譙群臣于光極殿，引見大弟，入容貌毀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

酒極歡待之如初繫使王平謂又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棗甲以備之又以為信然令命宮臣裹甲以居繫馳遣告斬准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准白之聰太孺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又問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隸遣臣準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又同造逆謀聰謂沉等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又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斬準及闔豎所怨也廢又為北部王繫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空遂立繫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揔攝朝政

州斬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遂亦昏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遂遂怒殺其使李龍聞遂有疾遣使親任女尚書察之遂呼前與語抽劍擊之李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遂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大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使出李龍遣吏謂遂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遂出不顧李龍大怒廢遂為庶人其弟殺遂及張氏妻并男女二十六人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一百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皇太子宣母杜照儀為天王皇后以石韜為太尉太子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求婚于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部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乃使離奏奪

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巨欽若等曰秦公燕公武義陽公鑒樂平公府皆李龍之子也聽置吏

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

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為大釁之漸其後宣淫霍日甚而莫

敢以告領軍王即言之於李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子使人斫

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

也李龍如其言永和中李龍命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

羽葆華蓋連天子旌旗十月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今明門李

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傾地

陷當復何愁但抱子美孫日為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

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驅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

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

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彈乃止李龍復命石韜亦如

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弥甚宦者趙

生幸于宣無而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韜起

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毀梁長几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

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林牟成曰韜凶豎勃

逆敢違我如是女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

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枉等許諾因

因歸夜宿于佛精舍宣使枉成及牟皮趙生等綠猓猴而入殺

韜置其刀箭而去宣具奏之事李龍哀驚氣久之方蘇將出

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

可以出李龍乃止嚴兵發哀天武毀宣乘素軍從千人臨韜不

可以出李龍乃止嚴兵發哀天武毀宣乘素軍從千人臨韜不

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
尹或等將委之以罪李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惧其不入乃
偽言其母哀過危憊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
建興人史料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史楊桎家桎夜與五人從
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
訖便入科寢暗中桎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桎乃出求科不
得桎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斬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喻
墻獲免李龍馳使收獲楊桎牛皮趙生等桎皮尋皆亡去
執趙生而告之生具首服李龍悲弥甚出宣於席度以鐵環穿
其領而鑠之作數斗米糟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
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
以繩倚梯積柴送於標所使韜親官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
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領鹿盧絞上劉霸斷其
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四狀四面縱火煙炎際天李龍從昭儀
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炭分置諸門交通中殺其妻
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李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李
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而抱中取而戮之兒猶視李龍而大
叫時人莫不為之流涕又誅其四率以下三百人官者五十人
濬其東宮養猪牛廢宣母杜氏為庶人李龍議立太子其太尉
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
海未一請擇三公而樹之初招武藝張豹之破上封也獲劉
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李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

豹以李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李龍曰陛下再立儲公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乱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李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大子處矣又議于東堂李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天大司農曹莫不署名李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李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也其令諭之遂立世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李龍死世即偽位為兄遵所廢石遵李龍之子既篡世即偽位以燕王斌子衍為太子俄而為石鑿所殺

冉閔李龍之養孫既殺石鑿僭即皇帝位國號太魏復姓冉氏立子智為皇太子

前燕慕容廆為遼東公立子皝為世子

燕容流為燕王以子嵩假即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

慕容雋僭即皇帝位立其世子暉為皇太子

後燕群臣於滿地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嘗謂一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体自暉亡以來孤髮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為然卿等言暉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將來手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敵懷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既奉近侍聖賢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俗而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雋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沈毅好斷理語無曲此其三也疾謏亮物雅詔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耻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

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憂恤民隱此其八也萬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

前秦符健僭即皇帝位立子萇為太子萇既死健以讖言三生五眼應符故立第三子生為太子符氏本氏人洪生健健生生故曰三生生無一日故曰五眼

符堅既殺生遂僭號以其子宏為皇太子其後慕容冲攻長安堅出如五將付宏以後事宏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十騎出奔歸

其南秦州刺史楊壁于下辯壁距之乃奔五都互豪強熙假道歸於晉處宏于江州宏立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為梁州

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

符登堅之族孫既即偽位以弟懿為大弟後立其子崇為皇太子登為姚興所敗崇奔于湟中僭號為乞伏乾歸遂殺

後秦姚萇僭即皇帝位立長子興為皇太子興字子略符堅時

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軍撫潛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

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

如其逆釁已成遠距勅者當明其罪於天下聲以擊之泓曰

叔父之言杜稷之計後果執懿囚之誅孫暢等及泓之敗其子

佛年十一兵至泓欲降佛念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

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

蜀李特自稱大都督以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驥為驍騎將軍

長子始為武威將軍次子蕩為鎮軍將軍

李雄僭稱成都王以其叔父驥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折衝李離

為太尉建威李雲為司徒翊軍李璜為司空等官李國為

太宰李期僭即帝位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

李勢僭即帝位其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為大弟勢弗許
後涼呂廣呂廣僭即三河王位以其子左將軍他武貴中即將
纂討北虜及僭即帝位諸子弟為公侯者十人時群議以高
昌雖在西垂地居刑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
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
鎮高命大臣子弟隨之其後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為天王以呂纂
為大尉呂弘為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闖
關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為委
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
矣又謂纂弘曰永業紹子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
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

公鎮安夷傳檀為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後以利鹿孤為
涼州牧鎮西平傳檀入錄府國事

禿髮傳檀僭稱涼王為乞伏熾磐所降其少子保周臘于
破羌俱延子福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背奔沮渠蒙
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福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

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

南燕慕容德僭稱燕王以慕容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
為中軍將軍及僭即帝位以慕容鍾為司徒鍾子期道明德從弟
也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
皆以委之遂為佐命元勳

慕容超嗣偽位以慕容鍾為都督中外諸軍務錄尚書事皆加

青州牧又以慕容法為征南都督徐克四川諸軍事

慕容根及慕容

昱慕容疑

北京沮渠蒙遜初為沙州刺史以其弟拏為護羌校尉秦州刺

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餘而拏死又以從子益為鎮京將軍護

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及僭即河西王位西祀金山遺沮渠

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大健而還又遣前將軍沮渠成都

將騎五千襲鮮卑虜降之

夏赫連勃勃僭稱天王以其長兄右地代為丞相代公次兄萬

侯提為大將軍魏公叱千阿利為御史大夫梁公次兄弟羅弘

為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韃為征西將軍尚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二十五

僭偽部七

世子

自晉人失御群雄競逐山河跨據率僭專極之稱子弟世及亦

濫儲兩之制其間慕容害廢立十常七八雖蜀有世文趙有大雅好

文愛士而不免于禍固與夫貞萬邦維大統者異矣今以世子命

篇者亦猶吳楚稱王春秋書其爵以子之義也唐季諸國并

附出焉

前涼張軌既為涼州牧表立子為世子軌卒寔紹位

張駿寔之弟為涼州牧西平公境內皆稱之為王駿立子重

華為世子時中堅將軍朱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

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官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况今社稷稱重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維貳闕然哉巨竊以為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安踰太山非所謂也駿納之反駿卒重華紹位

張祚重華之庶兄既暮耀靈僭即帝位其子泰和為皇太子祚為玄靚所殺并誅泰和張天陽駿之少子玄靚死國人立之為涼州刺史西平公以子大懷為世子其後廢為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為世子

西涼李暠領秦涼二州牧世子譚早卒以第二子士業為世子表假撫軍將軍護羌校尉暠卒死業嗣

劉粲嗣偽位立其子元公為太子粲既為斬準所殺劉氏無少長皆斬之

劉曜元海之族子即偽位立其子熙為皇太子曜既為石季龍所敗熙與將相諸侯皆殺之

後趙石勒初為上黨郡公以其長子為興上黨國世子興死立第二子弘為世子領中軍及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立為太子弘字大雅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情悃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勒死弘嗣偽位為石季龍所廢後殺之

石季龍既廢弘自稱居攝趙王立其子邃為太子及僭位

稱大趙天王皇太子李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遠省可尚書
 奏事選牧守祀郊廟唯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遂自總百揆之後
 荒酒淫色驕咨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
 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
 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
 亦賜左右以識其味也河間王宣樂安公韜有寵於李龍遂疾
 之如仇李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遂以事為可呈呈之李龍恚
 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
 月至再之遂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
 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称疾不省
 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

為太子舍人長之在馬牧興自長安月難奔長遂立之長出征

討常留統後事興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勛等講論經籍不以

兵難廢業時人感化之後長討符登遣姚碩德鎮李潤碩德長弟李潤

地名丹縉守長安召興詣行營征南姚方城言於興曰今寇賊未

滅上復寢疾王統符喬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早除之興於

是誅符喬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長怒曰王統兄弟是吾

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為名將天下少定吾方任

之柰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會符登與竇衝相持長議擊之

丹縉言於長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畧未為遠近所

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關之原長從之戒興嚴

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堡衝

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堡衝

冊府元龜
園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策
策使興還鎮長安甚有威惠甚死遂嗣位

姚興僭即皇帝位立其長子泓為皇太子泓字元子孝友寬仁
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與將以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
興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
尚黃門郎段章尚書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
章游集泓受經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床下自是
公侯見師傅皆拜馬興之如平涼也泓留總後事馮翊人劉厥
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糧率東宮禁兵討之
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策電發蕩平醜逆其宜
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

遇寇逆吾縱馭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問安敢
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弼革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
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時尚書王敏右丞郭
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性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
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贊朝化弘明
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是豈安上馭下之理乎敏
等遂止其後廣平廣弼王弼弟謀害泓泓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與
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
臣誠不肖不能於訓誥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
以臣為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
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冠軍姚讚右僕射

田府元龜
梁喜京兆尹召轉國劔曼克於誌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
也兵雍城馳遣告之連日不決弼黨恟懼與慮其變乃收弼囚
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

蜀李雄既僭號將立兄蕩子班為太子時雄有子十餘人群臣
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
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
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誌明
獻殆天所命大事垂赴薨于戎陣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為
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家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
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言
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恩豈若子深願陛下思

之族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字世文謙虛
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劉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垞及隴西
薰融大水文變等以為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
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趨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
賢之高節後人莫之逮也班為性汎愛動循軌度時諸李弟子
皆尚奢靡而班常成厲之每有大議班輒令豫之班以古者懇
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值無地富者以已
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之大均義乎班納之以班為撫軍及雄
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創痕皆濃
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為吮膿殊無難色嘗藥流涕不脫衣
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偽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

喪禮政事比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尋為李越所殺
李壽推叔父讓之子既僭即偽位以其子勢為太子尋領大將
軍錄尚書事壽死勢嗣位

後涼李光僭即三河王位立子紹為世子既僭天王遂立為太
子後光疾甚以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光死紹即位為庶兄
纂所篡自殺

後燕慕容垂初僭即燕王位立子寶為王太子及僭即帝號以
寶皇太子為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摠
太綱而已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
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尚書事宝字道祐垂之弟四
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符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
淮冰之役寶為陵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孝工談
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
亦以為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嗣位

慕容寶既嗣位以少子濮陽公策為太子初垂以寶家嗣未建
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才藝有雄畧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
使會代攝宮事摠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
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
遼屬以崇威望垂臨死顧命以會為宝嗣而宝寵愛策意不在
會宝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耻會先之乃盛稱策宜
為儲二而非毀會為宝大脫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
希旨贊成之宝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母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

子會盛進爵為王策自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蠢弱不慧及室
為闡汗所弑策亦遇害盛即偽位謚曰哀太子

慕容盛室之庶長子僭位立其子遼西公定為太子及盛死其
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意在於熙遂廢定迎熙熙字道
文垂之少子也

慕容雲室之養子既弑熙自立復姓高氏以彭為太子

西秦乞伏乾歸既僭號秦王立其長子熾盤為太子初乾歸
降姚興熾盤拜達武將軍行西夷校尉屆其衆鎮苑州及
乾歸返政遂立熾盤為太子領冠軍太將軍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乞伏熾盤既嗣偽位立其二子慕容末為太子領撫軍
太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熾盤死慕容末嗣偽位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立其子永為太子尋領大單于置四輔南
涼禿髮傉檀僭即涼王位立世子武臺為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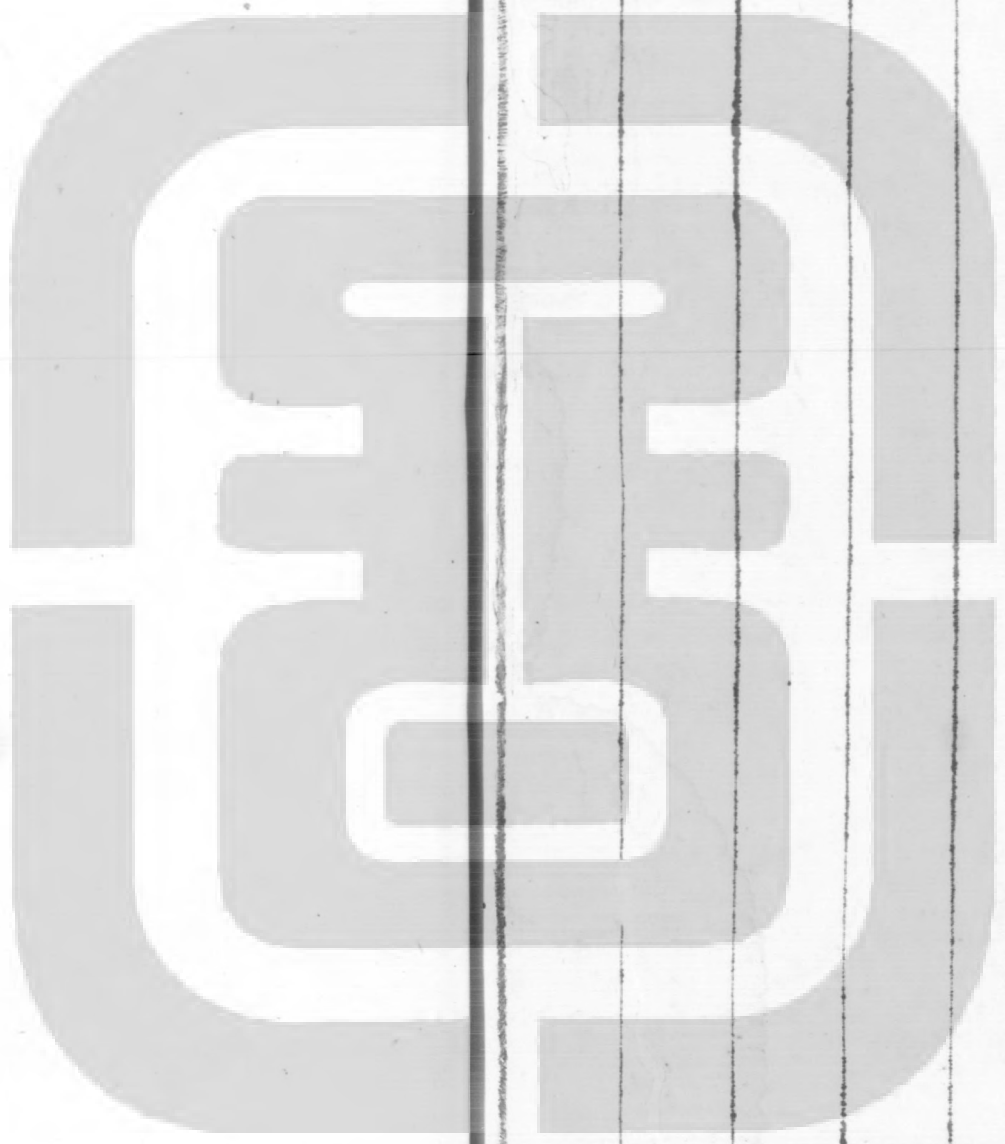
南燕慕容德僭即皇帝位立其兄子超為皇太子初德迎超于
長安及至德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恐
生人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
下書立超其月德果死起嗣位

北凉沮渠蒙遜僭即河西王位立其子政德為世子加鎮衛大
將軍錄尚書事

夏赫連勃勃僭稱天王立其子瓚為太子

新刊監本卅府元龜卷第二百二十五

附府



Blank lined area for writing, showing vertical ruling lines.

